



中国历史演义全书

# 前汉历史演义

(五)

〔民国〕蔡东藩撰

## 目摇摇录

第八十回	迎外藩新主入都 废昏君太后登殿	员
第八十一回	谒祖庙驂乘生嫌 嘱女医入宫进毒	员
第八十二回	孝妇伸冤于公造福 淫姬失德霍氏横行	员
第八十三回	泄逆谋杀尽后族 矫君命歼厥渠魁	猿
第八十四回	询宫婢才识酬恩 擢循吏迭闻报绩	源
第八十五回	两疏见机辞官归里 三书迭奏罢兵屯田	源
第八十六回	逞淫谋番妇构衅 识子祸严母知几	缘
第八十七回	杰阁图形名标麟史 锦车出使功让蛾眉	远
第八十八回	宠阉竖屈死萧望之 惑逸言再贬周少傅	苑
第八十九回	冯婕妤挺身当猛兽 朱子元仗义救良朋	愿
第九十回	斩郅支陈汤立奇功 嫁匈奴王媵留遗恨	怨

第九十一回	摇	赖直谏太子得承基 宠正宫词臣同抗议	.....	员缘
第九十二回	摇	识番情指日解围 违妇言上书惹祸	.....	员源
第九十三回	摇	惩诸舅推恩赦罪 嬖二美夺嫡宣淫	.....	员猿
第九十四回	摇	智班伯借图进谏 猛朱云折槛留旌	.....	员圆
第九十五回	摇	泄机谋鸩死许后 争座位怒斥中官	.....	员圆
第九十六回	摇	忤重阉师丹遭贬 害故妃史立售奸	.....	员猿
第九十七回	摇	莽朱博附势反亡身 美董贤阖家同邀宠	.....	员园
第九十八回	摇	良相遭囚呕血致毙 幸臣失势与妇并戕	.....	员怨
第九十九回	摇	献白雉罔上居功 惊赤血杀儿构狱	.....	员愿
第一百回	摇	窃国权王莽弑帝 投御玺元后覆宗	.....	员苑

## 第八十回 摇摇迎外藩新主入都 废昏君太后登殿

摇摇却说元凤四年，昭帝年已十八，提早举行冠礼，大将军霍光以下，一律入贺，只有丞相田千秋，患病甚重，不能到来。及冠礼告成，千秋当即谢世，谥曰定侯。总计千秋为相十二年，持重老成，尚算良相。昭帝因他年老，赐乘小车入朝，时人因号为车丞相。继任相职，就是御史大夫王伉。伉由邑令起家，累迁至御史大夫，超拜宰辅，受封宜春侯，却是步步青云，毫无阻碍，到了官居极阶，反至转运，才阅一载，便即病终。搜粟都尉杨敞，已升任御史大夫，至是继任为相。敞本庸懦无能，徒知守谨，好在国家大政，俱由大将军霍光主持，所以敞得进退雍容，安享太平岁月。至元凤七年元日，复改元始平，诏减口赋钱十分之三，宽养民力。从前汉初定制，人民年十五以上，每年须纳税百二十钱，十五岁以下准免。武帝在位，因国用不足，加增税则：人民生年七岁，便要输二十三钱；至十五岁时，仍照原制，号为口赋。昭帝嗣祚十余年，节财省事，国库渐充，所以定义减征，这也是仁爱及民的见端。

孟春过后，便是仲春，天空中忽现出一星，体大如月，向西飞去，后有众小星随行，万目共睹，大家惊为异事。谁知适应在昭帝身上，昭帝年仅二十有一，偏生了一种绝症，医治无效，竟于始平元年夏四月间，在未央宫中告崩。共计在位十三年，改元三次。上官皇后止十五岁，未曾生育，此外虽有两三个妃嫔，也不闻产下一男。自大将军霍光以下，都以为继立无人，大费踌躇。或言昭帝无子，只好再立武帝遗胤，幸尚有广陵王胥，是武帝亲子，可以继立。偏霍光不以为然，当有郎官窥透

光意 ,上书说道 :“昔周太王废太伯 ,立王季 ;文王舍伯邑考 ,立武王 ,无非在付托得人 ,不必拘定长幼。广陵王所为不道 ,故孝武帝不使承统 ,今怎可入承宗庙呢 ?”光遂决意不立广陵王 ,另想应立的宗支 ,莫如昌邑王贺。贺为武帝孙 ,非武帝正后所出。但武帝两后 ,陈氏被废 ,卫氏自杀 ,好似没有皇后一般。当武帝驾崩时 ,曾将李夫人配飨。李夫人是昌邑王贺亲祖母 ,贺正可入承大统 ,况与昭帝有叔侄谊 ,以侄承叔 ,更好作为继子。遂假上官皇后命令 ,特派少府史乐成、宗正刘德、光禄大夫丙吉、中郎将利汉等 ,往迎昌邑王贺 ,入都主丧。

昌邑王贺 ,五龄嗣封 ,居国已十多年 ,却是一个狂纵无度的人物 ,平时专喜游畋 ,半日能驰三百里。中尉王吉 ,屡次直谏 ,终不见从。郎中令龚遂 ,也常规正。贺掩耳入内 ,不愿听闻。遂未肯舍去 ,更选得郎中张安等人 ,泣求内用。贺不得已命侍左右 ,不到数日 ,一概撵逐 ,但与驺奴宰夫 ,戏狎为乐。一日 ,贺居宫中 ,蓦见一大白犬 ,项下似人 ,头戴方山冠 ,股中无尾 ,禁不住诧异起来。顾问左右 ,却俱说未见 ,乃召龚遂入内 ,问为何兆 ?遂随口答说道 :“这是上天垂戒大王 ,意在大王左右 ,如犬戴冠 ,万不可用 ,否则难免亡国了 !”贺将信将疑 ,过了数日 ,又独见一大白熊。仍然召问龚遂 ,遂复答道 :“熊为野兽 ,来入宫室 ,为大王所独见。臣恐宫室将空 ,也是危亡预兆。天戒甚明 ,请王速修德禳灾 !”贺仰天长叹道 :“不祥之兆 ,何故屡至 ?”遂叩头道 :“臣不敢不竭尽忠言 ,大王听臣所说 ,原是不悦 ,无如国家存亡 ,关系甚大。大王曾读《诗经》三百五篇 ,中言人事天道 ,无一不备。如大王平日所为 ,试问何事能合诗言 ?大王位为诸侯王 ,行品不及庶人 ,臣恐难存易亡 ,应亟修省为是 !”贺也觉惊慌 ,但甫越半日 ,便即忘怀。未

几又见血染席中,再召龚遂入问,遂号哭失声道:“宫室便要空虚了!血为阴象,奈何不慎?”贺终不少悛,放纵如故。

及史乐成等由长安到来,时已夜深,因事关紧要,叫开城门,直入王宫。宫中侍臣,唤贺起视,勅烛展书,才阅数行,便手舞足蹈,喜气洋洋。一班厨夫走卒,闻得长安使至,召王嗣位,都至宫中叩贺,且请随事入京。贺无不乐从,匆匆收拾行装,日中启行。王吉忙缮成一书,叩马进谏,大略举殷高宗故事,叫他谅暗不言,国政尽归大将军处决,幸勿轻举妄动等语,贺略略一瞧,当即掷置,扬鞭径去,展着生平绝技,当先奔驰,几与追风逐电相似,一口气跑了一百三十五里,已到定陶。回顾从行诸人,统皆落后,连史乐成等朝使,俱不见到,没奈何停住马足,入驿守候。待至傍晚,始见朝使等驰至,尚有随从三百余人,陆续赶来,统言马力不足,倒毙甚多。原来各驿中所备马匹,寥寥无几,总道新王入都,从吏多约百人,少约数十人,哪知贺手下幸臣,多多益善,驿中怎能办得许多良马,只好将劣马凑足,供他掉换,劣马不能胜远,自然倒毙。从吏却埋怨驿吏失职,倚势作威,不胜骚扰。龚遂却也从行,实属看不过去,因向贺面陈,请发还一半从吏,免多累坠,贺倒也应允。但从人都想攀龙附凤,如何肯中道折回?又况皆贺平时亲信,这一个不便舍去,那一个又要强从,弄到龚遂左右为难,硬挑出五十余名,饬回昌邑。还有二百多人,一同前进。

次日行至济阳,贺却要买长鸣鸡,积竹杖。这二物,是济阳著名土产,与贺毫无用处,偏贺竟停车购办,以多为妙。还是龚遂从旁谏阻,只买得长鸣鸡数只,积竹杖二柄,趲程再行。及抵弘农,望见途中多美妇人,不胜艳羨,暗使大奴善物色佳丽,送入驿中。大奴善奉了贺命,往探民间妇女,稍有姿色,强

拉登车,用帷蔽着,驱至驿舍。贺如得异宝,顺手搂住,不管她愿与不愿,强与为欢。茕茕弱女,怎能敌得过候补皇帝的威势,只好吞声饮泣,任所欲为。事为朝使史乐成等所闻,谗让昌邑相安乐不加谏阻。安乐转告龚遂,遂当然入问,贺亦自知不法,极口抵赖。遂正色道:“果无此事。大奴善招摇撞骗,罪有所归,应该处罪。”善系官奴头目,故号大奴。当时立在贺侧,即由遂亲自动手,把他牵出,立交卫弁正法,趁势搜出妇女,遣回原家。贺不便干预,只得睁着两眼,由他处置。

案已办了,更启行至霸上。距都城不过数里,早有大鸿胪等出郊远迎,请贺改乘法驾。贺乃换了乘舆,使寿成御车,龚遂参乘。行近广明东都门,遂向贺陈请道:“依礼奔丧入都,望见都门,即宜举哀。”贺托词喉痛,不能哭泣。再前进至城门,遂复申前请,贺尚推说城门与郭门相同,且至未央宫东阙,举哀未迟。及入城至未央宫前,贺面上只有喜色,并无戚容。遂忙指示道:“那边有帐棚设着,便是大王坐帐,须赶紧下来,向阙俯伏,哭泣尽哀。”贺不得已欠身下舆,步至帐前,伏哭如仪。哭毕入宫,由上官皇后下谕,立贺为皇太子,择吉登基。自入宫以至即位,总算没有什么越礼,尊上官皇后为皇太后。过了数日,即将昭帝奉葬平陵,庙号孝昭皇帝。

贺既登位,拜故相安乐为长乐卫尉。此外随来各吏属,都引作内臣,整日里与他游狎,见有美貌宫女,便即召入,令她侑酒侍寝。且把乐府中乐器,尽令取出,鼓吹不休。龚遂上书不报,乃密语长乐卫尉安乐道:“王立为天子,日益骄淫,屡谏不听,现在国丧期内,余哀未尽,竟日与近臣饮酒作乐,淫戏无度,倘有内变,我等俱不免受戮了!君为陛下故相,理应力谏,不可再延!”安乐也为感动,转思遂力谏无益,自己何必多碰

钉子 ,还是袖手旁观 ,由他过去。

惟大将军霍光 ,见贺淫荒无道 ,深以为忧。独与大司农田延年 ,熟商善后方法。延年道 :“将军为国柱石 ,既知嗣主不配为君 ,何不建白太后 ,更选贤能 ?”光嗫嚅道 :“古时曾有此事否 ?”延年道 :“从前伊尹相殷 ,尝放太甲至桐宫 ,借安宗庙 ,后世共称为圣人。今将军能行此事 ,也是一汉朝的伊尹呢 !”光乃引延年为给事中 ,并与张安世秘密计议 ,阴图废立。安世由霍光一手提拔 ,已迁官车骑将军 ,当然与光联络一气 ,毫无贰心。此外尚无他人 ,得与此谋。

会贺梦见蝇矢集阶 ,多至五六石 ,有瓦复住 ,醒后不知何兆 ,又去召龚遂进来 ,叫他占验。遂答道 :“陛下尝读过《诗经》 ,诗云 :‘营营青蝇 ,止于樊 ,恺悌君子 ,毋信谗言。’今陛下左右 ,嬖幸甚多 ,好似蝇矢丛集 ,所以有此梦兆。臣愿陛下亟槟昌邑故臣 ,不复进用 ,自可转祸为福。臣本随驾前来 ,请陛下首先放遂便了 !”原来贺在昌邑时 ,曾有师傅王式 ,授《诗》三百五篇 ,所以遂时常提出 ,作为谏言。偏贺习与性成 ,并未知改 ,再经太仆丞张敞进谏 ,亦不见省 ,戏游如故。一日 ,正要出游 ,有光禄大夫夏侯胜进谏道 :“上天久阴不雨 ,臣下必有异谋 ,陛下将欲何往呢 ?贺闻言大怒 ,斥为妖言惑众 ,立命左右将胜缚住 ,发交有司究办。有司转告霍光 ,光不禁起疑 ,暗思胜语似有因 ,或由张安世泄漏隐情 ,亦未可知。因即召诘安世 ,安世实未与胜道及 ,力白冤诬 ,愿与胜当面对质。光乃提胜到来 ,亲加研讯 ,胜从容答道 :“《洪范传》有言 ,皇极不守 ,现象常阴 ,下人且谋代上位。臣不便明言 ,故但云臣下有谋。”光不觉大惊 ,就是张安世在旁 ,亦暗暗称奇 ,因将胜贷罪释缚 ,复任原官。

自经胜一番进谏,几乎把密谋道破,眼见得废立大事,不宜再延。光即使田延年往告杨敞,敞虽居相位,并无胆识,听了延年话语,只是唯唯连声,那身上的冷汗,已吓出了不少。时方盛暑,延年起座更衣,敞妻为司马迁女,颇有才能,急从东厢趋出,对敞说道:“大将军已有成议,特使九卿来报君侯,君侯若不亟允,祸在目前了!”敞尚迟疑未决,可巧延年更衣归座,敞妻不及回避,索性坦然相见,与延年当面认定,愿奉大将军教令。延年还报霍光,光即令延年、安世两人,缮定奏牍,妥为安排。翌日至未央宫,传召丞相、御史、列侯,及中二千石、大夫博士,一同入议,连苏武亦招令与会。百僚多不知何因,应召齐集。光对众发言道:“昌邑王行迹淫昏,恐危社稷,如何是好?”大众听了,面面相觑,莫敢发言,惟答了几个是字。田延年奋然起座,按剑前语道:“先帝以幼孤托将军,委寄全权,无非因将军忠贤,足安刘氏。今群下鼎沸,社稷将倾,将军若不立大计,坐令汉家绝祀,试问将军死后,尚有面目见先帝么?今日即当议定良谋,群僚中如应声落后,臣请奋剑加诛,不复容情!”光拱手称谢道:“九卿应该责光,天下汹汹不安,光当首先蒙祸了!”大众才知光有大变,志在必行,若不相从,定遭杀害,乃俱离座叩首道:“宗社人民,系诸将军,唯大将军令,无不遵教!”

光令群臣起来,从袖中取出奏议,遍示群臣,使丞相杨敞领衔,依次署名。名既署齐,遂引大众至长乐宫,入白太后,具陈昌邑王淫乱情形,不应嗣位。太后年才十五,有何主见,一唯光言听行。光请太后驾临未央宫,御承明殿,传诏昌邑群臣,不得擅入。贺闻太后驾到,不得不入殿朝谒。朝毕趋退,回至殿北温室中,霍光从后随入,指挥门吏,遽将室门阖住,不

令昌邑群臣入门,贺惊问道:“何故闭门?”光跪答道:“皇太后有诏,毋纳昌邑群臣。”贺复说道:“这也不防从缓。何必这般惊人!”光不与多言,返身趋出。早由车骑将军张安世,麾集羽林兵,将昌邑群臣,驱至金马门外,悉数拿下,共得二百余人,连龚遂、王吉等一并在内,送交廷尉究治。一面报知霍光,光亟传入昭帝旧日侍臣,将贺监守,嘱他小心看护,毋令自尽,致貽杀主恶名。贺尚未知废立情事,见了新来侍臣,尚顾问道:“昌邑群臣,果犯何罪,乃被大将军悉数驱逐呢?”侍臣只答言未知,俄有太后诏传至,召贺诘问,贺方才惶惧,问诏使道:“我有何罪,偏劳太后召我?”诏使亦模糊对答。贺无法解免,只好随往,既至承明殿,遥见上官太后,身服珠襦,坐住武帐中,侍卫森列,武士盈阶,尚不知有什么大事,战兢兢地趋至殿前,跪听诏命。旁有尚书令持着奏牍,朗声宣读道:

摇摇丞相臣敞、大司马大将军臣光、车骑将军臣安世、度辽将军臣明友、前将军臣增、后将军臣充国、御史大夫臣义、宜春侯臣谭、当涂侯臣圣、随桃侯臣昌乐、杜侯臣屠耆堂、太仆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农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乐城、廷尉臣光、执金吾臣延寿、大鸿胪臣贤、左冯翊臣广明、。右扶风臣德、故典属国臣武等,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自孝昭皇帝弃世无嗣,遣使征昌邑王典丧,身服斩衰,独无悲哀之心,在道不闻素食,使从官略取女子,载以衣车,私纳所居馆舍。及入都进谒,立为皇太子,常私买鸡豚以食,受皇帝玺于大行前,就次发玺不封。复使从官持节,引入昌邑从官二百人,日与遨游。且为书曰:“皇帝

问侍中君卿 ,使中御府令高昌 ,奉黄金千斤 ,赐君卿娶十妻。”又发乐府乐器 ,引纳昌邑乐人 ,击鼓歌吹 ,作俳优戏。至送葬还宫 ,即上前殿 ,召宗庙乐人 ,悉奏众乐。乘法驾皮轩鸾旗 ,驱驰北宫桂宫 ,弄彘斗虎。召皇太后所乘小马车 ,使官奴骑乘 ,游戏掖庭之中。与孝昭皇帝宫人蒙等淫乱 ,诏掖庭令敢泄言者腰斩。

上官太后听到此处 ,也不禁怒起 ,命尚书令暂且住读 ,高声责贺道：“为人臣子 ,可如此悖乱么！”贺又惭又惧 ,退膝数步 ,仍然俯伏。尚书令又接读道：

摇摇取诸侯王列侯二千石绶 ,及墨绶黄绶 ,以与昌邑官奴。发御府金钱刀剑玉器彩缯 ,赏赐所与游戏之人。沉湎于酒 ,荒耽于色。自受玺以来 ,仅二十七日 ,使者旁午 ,持节诏诸官署征发 ,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 ,失帝王礼 ,乱汉制度。臣敞等数进谏 ,不少变更 ,日以益甚 ,恐危社稷 ,天下不安。臣敞等谨与博士议 ,皆曰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后 ,所谓不轨 ,五辟之属 ,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 《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郑！”由不孝出之 ,示绝于天下也。宗庙重于君 ,陛下不可以承天序 ,奉祖宗庙 ,子万姓 ,当废。臣请有司以一太牢 ,具告宗庙 ,谨昧死上闻。

尚书令读毕 ,上官太后即说一“可”字 ,霍光便令贺起拜受诏。贺急仰首说道：“古语有言 ,天子有诤臣七人 ,虽无道 ,

不失天下。”光不待说完，便接口道：“皇太后有诏废王，怎得尚称天子？”说着，即走近贺侧，代解玺绶，奉与太后。使左右扶贺下殿，出金马门，群臣送至阙外。贺自知绝望，因西向望阙再拜道：“愚戇不能任事！”说罢乃起，自就乘舆副车。霍光特送入昌邑邸中，才向贺告辞道：“王所行自绝于天，臣宁负王，不敢负社稷，愿王自爱！臣此后不得再侍左右了。”随即涕泣自去。

群臣复请徙贺至汉中，光因处置太严，奏请太后仍使贺还居昌邑，削去王号，另给食邑二千户。惟昌邑群臣，陷王不义，一并处斩。只有中尉王吉、郎中令龚遂，素有谏章，许得减轻，髡为城旦。贺师王式，本拟论死，式谓曾授贺《诗》三百五篇，反复讲解，可作谏书，于是也得免死刑。那应死的二百余人，均被绑赴市曹，凄声号呼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两句的意思，乃是悔不杀光。但光不问轻重，一体骈诛，也未免任威好杀呢。小子有诗叹道：

国家为重嗣君轻，主昧何妨作变更。

只是从官屠戮尽，滥刑毕竟太无情。

贺既废去，朝廷无主，光请太后暂时省政，且迁胜为长信少府，爵关内侯，令授太后经术。胜系鲁人，素习《尚书》，至是即将生平所学，指示太后。但太后究是女流，不便久亲政务，当由百官会议，选出一位嗣主来了。欲知何人嗣立，且至下回再详。

摇摇昌邑王贺，非不可立。但选立之初，宜如何考

摇摇

察,必视贺有君人之德,方可遣使往迎,奈何躁率从事,不问贺之能否为君,便即贸然迎立耶?光以广陵失德,主张迎贺,就令不怀私意,而失察之咎,百喙奚辞。且贺在途中,种种不法,史乐成辈均已闻知,与其后来废立,亦何若预先慎重,遣还昌邑之为愈乎?况废立之举,侥幸成功,设有他变,祸且不测。伊尹能使太甲之悔过,而霍光徒毅然废立,专制成事,其不如伊尹多矣!然以后世之莽、操视之,则光犹有古大臣风,与跋扈者实属不同。善善从长,光其犹为社稷臣乎?

## 第八十一回 摇摇谒祖庙 驂乘生嫌 嘱女医入宫进毒

摇摇却说霍光废去昌邑王贺，汉廷无主，不得不议立嗣君，好几日尚未能决。光禄大夫丙吉，乃向光上书道：“将军受托孤重寄，尽心辅政，不幸昭帝早崩，迎立非人。今社稷宗庙，及人民生命，均待将军一举，方决安危。窃闻外间私议，所言宗室王侯，多无德望，惟武帝曾孙病己，受养掖庭外家，现约十八九岁，通经术，具美材，愿将军周谘众议，参及蓍龟，先令入侍太后，俾天下昭然共知，然后决定大计，天下幸甚！”光阅书后，遍问群臣，太仆杜延年也知病己有德，劝光迎立，外此亦无人异议。光复会同丞相杨敞等，上奏太后，略云：

摇摇孝武皇帝曾孙病己，年十八，师受《诗经》、《论语》、《孝经》，躬行节俭，慈仁爱人，可嗣孝昭皇帝后，奉承祖宗庙，子万姓。臣等昧死以闻。

上官太后，少不经事，不过名义上推为内主，要她取决，其实统是霍光一人主张，光如何定义，太后无不依从。当下准如所请，即命宗正刘德，备车往迎皇曾孙。皇曾孙病己，就是卫太子据孙。太子据尝纳史女为良娣，生子名进，号史皇孙。史皇孙纳王夫人，生子病己，号皇曾孙。太子据起兵败死，史良娣、史皇孙、王夫人并皆遇害，独病己尚在襁褓，坐系狱中。却值廷尉监丙吉，奉诏典狱，见了这个呱呱婴儿，未免垂怜。遂择女犯中赵、胡二妇，轮流乳养，每日必亲加查验，不令虐待，病己乃得保全。后来武帝养病五柞宫，闻术士言长安狱中，有

天子气，因诏令长安各狱中，无论长幼，一律处死。丙吉见诏使到来，闭门不纳，但传语诏使郭穰道：“天子以好生为大德，他人无辜，尚不可妄杀，何况狱中有皇曾孙呢？”郭穰只得回报武帝，武帝倒也省悟道：“这真是天命所在了！”乃更下赦书，所有狱中罪犯，一律免死。吉又为皇曾孙设法，欲将他移送京兆尹，先为致书相请，偏京兆尹驳还不受。皇曾孙已有数岁，常多疾病。赖吉多方医治，始得就痊。吉因他常留狱中，终属不妙，仔细调查，得知史良娣有母贞君，与子史恭，居住故乡，乃将皇曾孙送归史氏，嘱令留养。史贞君虽然年老，但见了外曾孙，当然怜惜，便振起精神，好生看养。至武帝驾崩，遗诏命将曾孙病已收养掖庭，病已乃复入都，归掖庭令张贺看管。贺即右将军张安世兄，前曾服侍卫太子，追念旧恩，格外勤养皇曾孙，令他入塾读书，脩脯由贺担任。皇曾孙却发愤好学，黾勉有成，渐渐地长大起来。贺知他成人有造，意欲把女儿配与为妻。安世发怒道：“皇曾孙为卫太子后裔，但得衣食无亏，也好知足。我张氏女岂堪与配么！”贺乃另为择偶。适有暴室啬夫许广汉，生有一女，叫作平君，已许字欧侯氏子为妻，尚未成婚。欧侯氏子一病身亡，遂至婚期中断，仍然待字闺中。广汉与贺，前皆因案牵连，致罹宫刑。贺坐卫太子狱，广汉坐上官桀案，累得身为刑余，充当宫中差使。掖庭令与暴室啬夫，官职虽分高下，惟同为宫役，时常晤面，免不得杯酒相邀，互谈衷曲。一日两人酒叙，饮至半酣，贺向广汉道：“皇曾孙年已长成，将来不失为关内侯。闻君有女待字，何不配与为妻呢？”广汉已有三分酒意，慨然应允。饮毕回家，与妻谈及，妻不禁怒起，力为阻止。还是广汉定欲践言，不肯悔约，且思掖庭令是上级官长，更觉未便违命，乃将皇曾孙的履历，说得

如何尊贵,如何光荣。妇人家心存势利,听得许多好处,也不禁开着笑颜。于是依了夫言,将女许嫁。贺便自出私财,为皇曾孙聘娶许女,择日成礼。两情缱绻,鱼水谐欢。且皇曾孙更多了一个岳家,越有倚靠,更向东海馭中翁处,肄习《诗经》。暇时出游三辅,也去斗鸡走马,作为消遣。惟常留心风俗,所有闾里奸邪,吏治得失,颇能一一记忆,历数无遗。尤有一种异相,遍体生毛,起居处屡有光耀,旁人诧为奇事,皇曾孙亦因此自豪。

昭帝元凤三年正月间,泰山有大石自立,上林中大柳已死,忽然重生。柳叶上虫食成文,约略辨认,乃是“公孙病己立”五字,中外人士,莫不惊疑。符节令眭孟,曾从董仲舒受习《春秋》,通谶纬学,独奏称大石自立,僵柳复起,必有匹夫起为天子,应该亟求贤人,禅授帝位。大将军霍光,说他妖言惑众,捕孟处斩。谁知所言果验,竟于元平元年孟秋,由宗正刘德迎入皇曾孙,至未央宫谒见太后,虽是天潢嫡派,已经削籍为民,光以为不便径立,特请诸太后,先封皇曾孙为阳武侯,然后由群臣奏上玺绶,即皇帝位。九死一生的皇曾孙,居然龙飞九五,坐登大宝。后来因他庙号孝宣,称为宣帝。宣帝嗣祚,例须谒见高庙,大将军霍光,骖乘同行,宣帝坐在舆中,好似背上生着芒刺,很觉不安。及礼毕归来,由车骑将军张安世,代光骖乘,宣帝方才安心,怡然入宫。侍御史严延年,却劾奏霍光擅行废立,无人臣礼。宣帝瞧到此奏,不便批答,只好搁置不提。

未几丞相杨敞病终,升御史大夫蔡义为丞相,封阳午侯,进左冯翊田广明为御史大夫。义年已八十多岁,伛偻曲背,形似老嫗,或谓光自欲专制,故用此老朽为相。当有人向光报

知,光解说道:“义起家明经,从前孝武皇帝,尝令他教授昭帝。他既为人主师,难道不配做丞相么?”是时上官太后尚居未央宫,由宣帝尊为太皇太后,只是后位未定,群臣多拟立霍光小女。就是上官太后,亦有此意。宣帝已有所闻,独下诏访求故剑,这乃是宣帝不弃糟糠,特借故剑为名,表明微意。群臣却也聪明,遂请立许氏为皇后。宣帝先册许氏为婕妤,嗣即令正后位。并欲援引先朝旧例,封后父广汉为侯。偏霍光出来梗议,谓广汉已受宫刑,不应再加侯封。宣帝拗他不过,暂从罢论。

蹉跎过了年余,始封广汉为昌成君。光见宣帝遇事谦退,持躬谨慎,料他没有意外举动,遂请上官太后还居长乐宫。上官太后,当然还驾,光且派兵屯卫长乐宫,借备非常。已而腊鼓催残,椒花献颂,新皇帝依例改元,号为本始元年,下诏封赏,定策功臣。增封大将军霍光,食邑万七千户;车骑将军张安世,食邑万户。此外,列侯加封食邑,共计十人,封侯计五人,赐爵关内侯计八人。霍光稽首归政,宣帝不许,令诸事俱先白霍光,然后奏闻。光子霍禹,及兄孙霍云、霍山,俱得受官。还有诸婿外孙,陆续引进,蟠据朝廷。宣帝颇怀猜忌,但不得不虚己以听,唯言是从。独大司农田延年,首倡废立大议,晋封阳城侯,免不得趾高气扬,自鸣得意。哪知有怨家告讦,说他办理昭帝大丧,谎报雇车价值,侵吞公款至三千万钱,当由丞相蔡义,据事纠弹,应该下狱讯办。田延年素性负气,竟不肯就狱,愤然说道:“我位至封侯,尚有面目入诏狱么?”俄而又闻严延年劾他手持兵器,侵犯属车,更恨上添恨道:“这无非教我速死!我死便罢,何必多方迫我?”说着,竟拔剑自杀。后来御史中丞,反诘责严延年,谓既知田延年有罪,如